

与烈性病毒近距离较量的年轻人

记中国科学院武汉病毒研究所青年团队

“蝙蝠长期携带病毒的免疫机制研究领域，我们可以自豪地说，已经处于世界领跑阶段，蝙蝠携带病毒而不患病，有望让人类从中学习如何对抗病毒。”中国科学院武汉病毒研究所35岁的周鹏上个月刚刚以并列第一作者身份在世界知名科学期刊《自然》在线发表科研新成果，宣布在蝙蝠体内找到了引起仔猪致死性腹泻疫情的冠状病毒“源头”。

面对记者的采访，这个已在世界病毒学、免疫学领域知名期刊发表28篇高质量论文的青年研究员，表现出严谨朴实，但是在谈到自己团队在免疫学、病毒学方面的成就时，又流露出了青年人的乐观自信。

国际著名病毒学家、杜克—新加坡国立大学医学院新发传染病研究所王林发院士说，近年来他多次访问武汉病毒研究所，与所里研究团队一直保持良好的合作关系，见证着年轻团队的成长。他说，此次从开始研究疫情到搞清病因，参与研究的团队仅用了两个多月时间，充分体现了国际合作的重要性，更看到了年轻人的专业素养。

周鹏在前年成为了武汉病毒研究所的第一名青年研究员。据研究所党委副书记肖高富介绍，研究所拥有一支由中青年为主体的高水平研究队伍，研究员中40岁以下的已占到21%，副研究员40岁以下的已占到81%。“青年研究员制度是为了给青年科研骨干提供更高舞台而进行的制度创新，让优秀的年轻副研究员，提前享受研究员待遇，青年研究员三年一届，如果两届不能评审晋升到研究员，还会退回副研究员。”

如今，像周鹏一样的青年研究员在研究所已有5位，他们均为80后，已在世界病毒研究领域崭露头角，成为中国病毒学研究的新生代力量。

天天与烈性病毒近距离打交道，有多可怕，有没有危险？今年39岁的周溪研究员笑着说：“一旦携带病毒，比如手足口病毒，可能会影响到家中小孩，这要求我们科学实验一定要按照规范进行。只要按照规范严谨操作，就没有风险，读书工作以来，我及周边没有发生过一起生物安全事故。”

周溪研究员是病毒所团队中承上启下的青年科研骨干代表之一，按照所里多年形成的传帮带传统，周溪既受益于资深研究员的帮助，也要承担起帮带年轻人的使命。优秀青年研究员邱洋，现正在其团队从事病毒感感染导致天然免疫的机制研究。

“人情味儿很浓，成长空间大进步快，是吸引年轻人留在这里瞄准世界病毒前沿攻坚的重要原因。”周溪说，回首十年时间，作为病毒学研究的“国家队”，能够清晰地看到中国病毒研究力量在世界上话语权的分量越来越重，感到自豪骄傲。“以前我们花钱请外国团队来讲科研进展，现在英、法、德等病毒研究强国经常主动邀请我们去他们的学术会议做特邀报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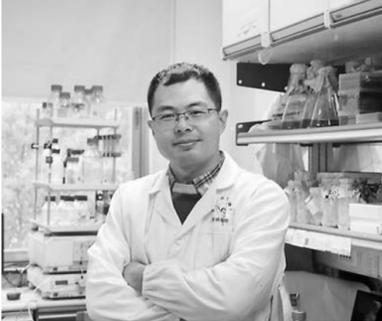
今年初，由武汉病毒研究所负责筹建的武汉国家生物安全实验室——武汉P4实验室正式运行，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高福院士评价，这标志着我国病原微生物与免疫学研究进入国际先进行列，显示我国国家安全又一“护国舰”的“远航”。

今年28岁的王亮是P4实验室的一名暖通设备工程师，从参加工作以来，就见证了这一全球生物安全最高级别实验室的施工设计与建设运营，他和他所在的团队13人平均年龄在32岁左右。“在这里工作荣誉感强，压力也大，爆炸式学习，才能建立起掌握核心技术的研发运营体系。”

采访中几位青年人谈吐之间的科学严谨和流露出的自信，让人能感受到这支集科学研究、技术研发、生物安全标准、科研转化于一体的专业化队伍的魅力。

周溪说，虽然美国已经站在世界病毒研究的第一方阵，但是与美国同行在某些领域的研究还有一定距离。“顺境中看到差距，逆境中要有信心。我们年轻人越来越多，成长越来越快，相信很快会在病毒学基础研究和应用转化上创造出我国科技事业的辉煌。”

新华社武汉电



▲青年研究员周鹏(资料照片)。 新华社发

唱哭三千人，患癌医生用音乐“布道”希望

本报记者朱旭东

因为高中时经常穿一件黄绿相间的毛衣，身材又较胖，喜欢相互取外号的朋友顺口叫他“菠萝”。

“菠萝大哥”真名秦超，是江苏省人民医院泌尿外科的副主任医师，每周两次门诊，一次手术日，同时还带研究生忙教学写论文。

同时，“菠萝大哥”已经出版了两张自己作词作曲自弹自唱的音乐专辑，刚刚举办过一场3000人的个人演唱会。

他还有另一个身份——一位鼻咽癌患者，一位身患重病仍孜孜以求的强者，一位归期未明却愿意用音乐为更多人带来希望的传道者。

未能谋面的演唱会，留恋的是青春

记者没去参加秦超4月28日在南京医科大学江宁校区体育馆举行的个人演唱会，只是无意中在朋友圈看到一篇文章——《这个外科大夫身患重病，却自费举办个人演唱会，唱哭了3000人》，才有了采访他的冲动。

“是不是经历过死亡才懂得该如何生活？”文章“天问式”的开头很抓人。显然，这是文章的主题。

“站在舞台上的菠萝大哥”，看上去一点都没有病人的样子，除了每首歌的间隙都必须拼命喝水。他说，这是因为放疗损害了唾液腺。“写文章的人是秦超的朋友，2016年，办过多场小型演唱会的秦超就对他讲，“要办一场体育馆级的演唱会”。当时认为是笑谈，没想到，秦超是认真的。

4月28日晚，面对3000观众，秦超两个小时唱完了18首歌。观众大多是学校的学生以及秦超的朋友、朋友的朋友、兄弟单位的同事，他们听得“眼含热泪”，因为他们知道秦超是在用生命唱歌。以前，秦超能唱《死了都要爱》《离歌》那样的高音，如今，他只能努力寻找适合自己的音域。

演唱会的主题是《青春之歌》，是秦超第一张专辑的第一首歌，也是他做了多次演出的固定开场曲：为年轻歌唱、为自由歌唱、为青春歌唱。结束歌曲则是《梦想清单》：写一张梦想清单，趁青春还没走远，把年少时做过的梦，好好再做一遍；写一张梦想清单，趁热血还没风干，把从来没做过的梦，勇敢去做一遍……

事实上，除了当天现场3000名观众，还有2万多“菠萝大哥”的粉丝，通过网络观看直播。“办一场体育馆级的演唱会”，正是秦超梦想清单上的一项。他又实现了一个梦想！

人生路上，边走边唱

想象中，秦超应该比较虚弱，毕竟是位病人。在茶社中等待的他，个子不高，块头挺大，架着眼镜，花白头发，满脸憨厚的笑容——未示虚弱，但见从容。他很坦然地谈起自己患病经历。

2011年，他觉得耳朵憋气，听力下降，活检测报告显示他患上了鼻咽癌。看到结果的第一时间，他不知该如何反应，甚至有些木然。碰巧当天中午岳母来电话，7个月大的儿子在电话里喊了第一声“爸爸”。

很幸福的事和很痛苦的事，同时来袭，让秦超几乎崩溃。秦超意识到，儿子喊爸爸的时间，也许已进入倒计时。

接下来的3个月，秦超不能吃喝，只能靠输液



▲秦超在台上唱歌。

撑着。30多次的放疗、化疗和分子靶向治疗，口腔因放疗引发的溃疡无法愈合，秦超痛得几天几夜无法入睡。最后他想了个办法：有种麻药叫丁卡因，泌尿科用来做膀胱麻醉，但毒性大。他用丁卡因稀释液漱口、吐掉，然后睡，半小时后疼醒，再漱口、再睡……

病情在治疗一段时间后，并没像预期那样好转。中学时代一起玩音乐的发小“鱼果”，给他送来一把四弦的夏威夷小吉他，让他在床头即可轻抚琴弦，帮助他渐渐远离悲观和消极。

“唱支励志的歌谣，总好过阵阵的叹息。有梦的日子已最美丽，为名利太多的猜忌。我宁愿潇洒地放弃，折断了翅膀又有什么意义？”《人生路上，边走边唱》，正是他那段时间感悟出的歌曲。秦超说，那段灰暗时光自己不会忘记。现在想想，那段灰暗时光自己不会忘记。现在想想，妻子实在太伟大了，是她为自己撑起了一片天——白天送秦超去医院进行治疗，晚上在家带娃，坚强地承担着生活和心理的双重压力。

患病前的秦超，有点“拼命三郎”的个性，一门心思扑在业务上。他坚持每周打两次篮球，一次网球，每次运动量都在两个小时，就是想保持强健的体魄来应对繁重的工作。一天门诊病人100多位；最长的手术从上午8：30开到晚上11：30，全靠护士从口罩边塞几块巧克力到嘴里撑着；白天开刀晚上看文献、写论文，两三点钟睡觉是常事。他甚至荒废了对家庭的关照。“我爱人就做个家庭主妇，现在想想，陪她的时间太少了。”

感慨万千，他提笔为妻子写了一首《如果没有你》：“年轻的时候，不知道为你写首歌，或许是被你宠过了头……”在4月28日的个人演唱会上，他和妻子深情对望，共同演绎这首属于他们两人的歌。

歌词背后，说的是生死

对未来的不确定性，一段时间像块石头压

在秦超胸口。第二张专辑《他们》，更多体现了秦超内心的彷徨和挣扎。这张专辑，收录了2013年至今创作的8首歌曲。“一共做了2000张，只送不卖。”似乎已经超脱的秦超，笑笑歌词里的故事，说的多是生与死。

“风和火焰的咒语》是这张专辑第一首歌，刘卓辉(香港著名音乐人、Beyond乐队御用词人)在微博上听过后，建议把歌名改成《他们》。我写成以后，就不想改了，最后把专辑名字定为《他们》。”

刘卓辉对秦超的歌曲是认真的，即使没能参加演唱会，他也认真地发来视频祝福。对《他们》，刘卓辉欣然留言，“专辑的歌词方面，看得出秦医生费了很大心力，不少词句都值得琢磨、玩味，令人唏嘘感叹，且它们显然出自一位经历过跌宕起伏的人之手。”

“这首歌写得有点消极。”秦超解释说，这首歌缘起一位亦师亦友和同事。秦超重新走上工作岗位后，这位同事却被确诊脑胶质瘤，两年后就去世了，不到50岁。“他已经奋斗到一定程度，接近事业巅峰，但仍然归零了。忙忙碌碌，我们到底在追求什么？”秦超困惑，甚至愤怒了！

歌词写道：“他们都是孤独的个体，他们却是自由的彼此。或许他们从来就不认识，这么多年我已不是我……”秦超在写“他”的同时，指向“他们”，因为每个人，都是“赤裸裸来，赤条条走”，不带走任何东西。意犹未尽，他专门为这位同事写了一首歌《灰烬》：“在我虚构的故事里，不知道如何来描绘你……你燃尽了生命，换来一碰就碎的结果……”

“如果说，第一张专辑《梦想清单》，是讲述让生命变得丰富多彩的亲情、友情和梦想的话，第二张专辑基本就是黑白色调。我没法像以往一样壮怀激烈，也写不出爱情的缠绵，更多的是对生与死的感悟。”秦超说，他需要时间，慢慢走出来。“世界不会因为我为而改变，我保持目前

这群“癌友”抱团互助，创造一个个生命奇迹

宁夏石嘴山市惠农区抗癌协会会员用自信乐观撕开心理阴霾，笑对每一天，活出精彩

本报记者曹健、杨稳坚

癌症，是一个闻之都令人胆战心惊的词汇，目前国际上仍没有很好的预防、治愈方式。癌症，又是一种被人深度误解的疾病，癌症并不等于死亡，有些癌症可以治愈，癌症有不同的发展阶段，带癌生存完全可能。

癌症治疗，积极乐观的心态与科学的治疗同样重要。业内人士普遍认为，不少癌症患者之所以走得快，与心理垮了有莫大的关系，甚至有些人是被癌症吓倒的。

在宁夏石嘴山市惠农区，有这么一群女性癌症患者，她们在妇联、街道办的支持下，组建起抗癌协会。于是，心理强大者带动害怕者，积极者带动消极者……她们用自己的方式抱团进行心理重建，于是一个个生命的奇迹随之创造。虽然她们中有些人还是会离开，但她们努力活出精彩，笑对每一天……

相怜、相知的聚合

惠农区馨乐康抗癌协会的成立有一定的偶然性。协会副会长刘桂英的一次赴京治疗经历，促成了这家协会的成立。2011年，48岁的刘桂英因乳腺癌病情较重，不得不由宁夏转到北京知名医院治疗。

“我的病在宁夏本地已经很难治了，才去北京的，刚去的时候，感觉已没有生存的希望了，中间高烧了好几次，最多的一次高烧40度，烧了24个小时。”刘桂英回忆说，正当她近乎绝望的时候，“粉色丝带”的志愿者来了，她们中也有癌症患者，她们用自己的案例开解我，让我逐渐认可，患有癌症也是可以活下去的，积极乐观的态度最为关键。

治完病返回惠农区，身体稍好后，刘桂英就开始打听当地是否有类似的组织。在听到当地还没有这样组织的时候，她在失望之余想到了发起成立一个。

于是刘桂英通过打听，找到了同样热心的贾玉凤。两人同当地妇联一合计，筹建抗癌协会就被

提上了议事日程。“在北京治疗时，不时有爱心人士志愿者前来服务，让我认识到了抱团取暖的重要性，我也想通过自己的微薄之力，帮助更多病友走出恐惧，大家一起站起来。”刘桂英说。

通过妇联、热心人的发动，石嘴山市惠农区馨乐康抗癌协会于2014年成立，刚成立时协会只有不到20人。“大家都是癌症患者，谁的故事故说起来都是一本血泪史。”贾玉凤说，但大家在更多传递的是正能量。

“医生说我只能活三个月，判三个月死刑的人都能活着多长时间”“只要一有线希望，不要放弃”……类似这样正能量的话在协会不断传递，而情绪是会传染的，大家的心态也悄然改变。

“刚确诊乳腺癌晚期时，医生告知我还有3个月的寿命；等到第二年时，医生告知我过不了年关；如今，我已经活了7年。”面对记者，馨乐康抗癌协会会长贾玉凤自豪地说：“现在出去，别人都说：你别说谁能想到你有病，我走得比他们正常人都快。”

用自信、乐观撕开心理阴霾

还未走进位于惠农区南街街道办事处矿中社区的协会活动场所，首先听到的是一片欢声笑语。贾玉凤是一个很有感染力的人，刚进屋就张罗着，“姐妹们，我们走一个，跳个舞欢迎下客人。”伴随着《走啊走啊去宁夏》音乐的响起，房子里的20多位年龄不一的妇女开始跳起舞来，虽有些也略显勉强，但她们跳得很投入。贾玉凤在一旁解释，她们中不少都是乳腺癌患者，在手术后，手的行动会受到影响，抬不起来。随后，她们表演了手语操，大家又鼓劲胡长英给记者来了一段河南豫剧。胡长英丝毫没有露怯，几段豫剧唱腔高亢洪亮，很难看出病态。当记者询问她是否科班出身时，她笑道：“以前就喜欢，但主要是患病后自学的，跳舞也一样，刚学跳舞时，我们腰腿不动，大家互相切磋琢磨，现在都能对外演出了。”

贾玉凤不断地向记者解释推介，我们这有

不少人才，你听这豫剧唱得多好。协会不断排练新的节目，基本上每周都会组织一次活动，通过微信群发布活动消息，大家看到消息后就过来了，每次大概能来20多人。她们微信群的名字是“健康快乐一生”，这无疑寄托着大家共同的美好心愿。

这间活动室只有100多平方米，是社区免费提供的，尽管不大，却渐渐成了她们心灵最深处的一片温暖港湾。日常活动非常丰富，广场舞、书法、唱歌戏曲……只要大家聚在一起就很开心，多位采访对象告诉记者，参加协会活动已成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几天不见姐妹们就想得很。

来活动的人员并不固定，有人身上带着输液用的留置针就来了，有人可能家里有事没来，也有人可能又去医院了。记者采访过程中，她们对患病、复发、死亡等话题，并不避讳，反而鼓励记者想问就问。

实际上她们中很多人的病情并不轻，有人动了3次手术，有人化疗了25次，她们却在用自己的方式“笑对”，甚至她们会用“千万刀刚”来形容手术次数多，用“我们同年”来指代她们是同年确诊癌症的，用“几进宫”代表因复发或扩散住院几次，用“千锤百炼”来表示不认输的态度。

苦中作乐，笑对病魔。“以前我刚化疗时，头发掉光了，去澡堂时，别人吓得大叫‘怎么有和尚进来了’，当时就把我乐坏了。”这个洗澡时的段子，贾玉凤经常会给新人讲起，基本上每次都能引来哄堂大笑。

“最大的敌人是自己，人首先得战胜自己。我们这种病，心理不能垮，如何让更多姐妹走出恐惧心理？我们一直在探索。”贾玉凤说。

43岁的教福英就是被大家硬拉出来的。2016年手术后，教福英逐渐将自己封闭起来，一见面就忍不住冒冷汗、打哆嗦，家里一来人就赶紧躲起来，也很少出门。丈夫担心长此以往会出事，就硬将她拉到协会。在协会参观了一圈后，教福英就没有再来了。

状态，已经不错了。不去多想，只求做好现在的自己。”

在写给法国作家加缪的同名歌曲里，秦超用“等久了，等就不会停止”这样的话语来收尾。他仿佛就是加缪笔下的西西弗斯，明知石头将反复落下，仍然一次次推石上山，用自己的勤勉与坚定，来对抗生命的虚无。在《启示录》这首歌的结尾，秦超反复吟唱，“做一根蔓延在石缝里野草的茎……”也许，这正是秦超对自己的一种强烈的心理暗示。

未来的公益MV，给世界留点东西

已闷热多天的南京，终于迎来一场突然且短暂的瓢泼大雨。访谈期间，秦超一直不停地喝水，对于暴雨，显得很淡然。

经历过生死的人，便可以处事不惊了。对于未来，可期又不可期。

“现在正是儿子好玩的时候，我得珍惜这个机会。什么出国深造、提升职称，我一概不考虑，除非以后儿子叛逆和我大吵一场，到时候再说。”秦超笑着说，满脸的幸福。在因暴雨而昏暗的天空下，他的笑容，就如茶社里明亮且稳定的灯光。

对于工作，秦超满足于“和同事们一样工作”而不再“拼命”，对于音乐，他还想有所作为。不过，不再是填词作曲演唱了，而是关于医疗科普的公益MV。此前，他已有所尝试。

2014年，秦超和同事制作成《白金十分钟》传播急救知识，目前网上点击量超1000万。“胸外按压最重要，两手相叠用掌根，按在胸骨正中间，肩膀垂直腰用力……”因为歌词俏皮实用、说唱方式新颖有趣、曲调简单轻快，《白金十分钟》成了南京很多广场舞大妈的伴奏曲。

“我问过一些跳广场舞的人，他们都听懂了。”秦超笑着说，他的目的达到了。他的目的，就是把最核心最关键的知识传播出去，让大众有“灾难教育，智者生存”的概念。

为拍摄更多关于医疗急救知识的MV，秦超希望获得专业人士和团队帮助，并成功获得浙江卫视《中国梦想秀》节目的支持。在“梦想基金”的支持下，2015年底，应对异物堵塞呼吸道的《海姆立克的拥抱》MV制作完成。2018年，应对各种灾难的急救知识《灾难来临》MV制作完成。陈超把这三部MV，统称为“急救三部曲”。

接下来，秦超还打算创作关于心梗的MV，重点让人们意识到，自己也可能患有心梗，一旦发现症状，就能及时到医院接受专业治疗。“各种关于医疗科普的MV，是我给自己的命题作文，产量不会很高，但我肯定会坚持。”

我知道，这一梦想，在他生病恢复期间，已被列入他的“梦想清单”。这一梦想，似乎没有尽头。谁都不知道未来有多远，谁也不知道自己能走多远。

制作第二张专辑，秦超认为已经走出那些歌曲的状态，“就像一个总结，做出来，放在那边。”而举办3000人的演唱会，则是完成一个梦想，划个句号。此后，他不再为自己创作，开始为大众创作，为挽救更多生命而创作。“每走一步，都要走出自己最好的状态。”

向死而生的人，往往活得更勇敢，更从容。